信

（法国）M·布律齐埃齐

戈阳青 译

她没有为我的信哭泣
只是在切切地私语
你倘若再给我写信
也许我不会给你回音

我处在痛苦之极
濒临可怕的死亡
我甚至已看不见
塞纳河上闪耀的太阳

早晨，我听见钟声荡漾
袅袅回音似丧钟敲响
我在衣袋里枉然地搜寻
在一个你不在的地方

我望着经过的巴黎大街
它们向我伸出热情的手臂
城楼和大理石也为我效劳
而我去的地方却没有你

我必须，必须养成习惯
习惯于你不在我的身边
这就等于我在慢性自杀
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习惯

可我曾对你说过：别哭泣
假如我的心随时都血淋淋
这可不是枪口的过错
那是因为你没有给我写信。

《信》戈阳青译于 20 世纪 80 年代。2006 年 1 月《浩世微尘·文学经典月刊》发表。同年收入《戈阳青全集》翻译诗选（欣赏版、阅读版、文本版）。

《信》：

她没有为我的信哭泣/只是在切切地私语/你倘若再给我写信/也许我不会给你回音

我处在痛苦之极/濒临可怕的死亡/我甚至已看不见/塞纳河上闪耀的太阳

早晨，我听见钟声荡漾/袅袅回音似丧钟敲响/我在衣袋里枉然地搜寻/在一个你不在的地方

我望着经过的巴黎大街/它们向我伸出热情的手臂/城楼和大理石也为我效劳/而我去的地方却没有你

我必须，必须养成习惯/习惯于你不在我的身边/这就等于我在慢性自杀/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习惯

可我曾对你说过：别哭泣/假如我的心随时都血淋淋/这可不是枪口的过错/那是因为你没有给我写信。